萬族萬民

East Asia's Millions 國際中文版



植堂事工

大使命的起點與最終成全

4 跨文化植堂，過來人的5個秘訣

10 單身漢的呼召

14 與使團全球特使說嗨

OMF 2024卷二
總111期

目錄



本期焦點

2 植堂：歷久彌新的基礎事工

4 跨文化植堂，過來人的5個秘訣

6 重拾植堂異象——
從恩橋到永遠榮神



人物素描

8 等候臨門一腳

你心我心

10 單身漢的呼召





宣子心聲

12 我來到日本以後的生活



號外

14 與使團全球特使說嗨

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

東亞心　傳佳音

台灣
23561新北市中和區
復興路262號三樓
886-2-2240-1865
http://www.omf.org.tw

馬來西亞
3A, Jalan Nipah, Off Jalan Ampang,
55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3-4257-4263
http://omf.org.my

新加坡
2 Cluny Road, Singapore 259570
65-6510-3130
http://www.omf.org/singapore

美國
10 W. Dry Creek Circle,
Littleton CO, 80120-4413, USA
800-422-5330/303-730-4160
http://www.omf.org/us

卷首語

饒以德

植堂可能是最古老的宣教事工型態，保羅植堂，戴德生也植堂，使團今日仍然在植堂。或許有些人會好奇，在那些可以公開設立教會的東亞國家，還需要植堂工人嗎？跨文化的植堂工作又是甚麼模樣？

蘇慧芬是台灣工場的植堂事工統籌，她將透過台灣的例子，說明這項事工在東亞仍是進行式。在日本植堂的梁頴階則將他的觀察與心得統整成五項祕訣，與大家分享互勉。鄧肖蓮也回顧了她和夫婿在菲律賓多年的事奉，歷數他們在不同地區、不同型態的植堂經驗。

有些事情是不變的，但神卻在其中不斷更新變化。徐葳葳在柬埔寨的偏鄉艱困開拓多年，沒想到突然冒出神遊天堂的老吳，以及離信耶穌只差臨門一腳的阿烈。很多人以為單身即地獄，但在菲律賓服事的史安迪能喜樂見證「一個人的精彩」。還有使團的新地平線團隊；他們的事工有點難以描述，卻反映了全球差傳的振奮進展。

神仍在東亞人當中建造祂的教會，您已身處其中，可別置身事外！



查經系列

16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東亞差傳

18 新地平線團隊：
與新興夥伴一同差派工人



跨文化廚房

20 智利碎餡餅

加拿大
10 Huntingdale Blvd. Scarborough,
Ontario M1W 2S5, Canada
1 905 568 9971/1888 657 8010
http://www.omf.org/ca

萬族萬民　總第111期・二零二四年卷二
East Asia's Millions 國際中文版

©海外基督使團　版權所有，轉載請先洽詢

顧問　馮浩鎏、馮鄭珍妮
編輯　饒以德、劉如菁、譚朗如
設計　區嘉樂

萬族萬民部落格

本期焦點

蘇慧芬
Thomas & Jennifer McIntyre
2005年加入使團
台灣工場植堂統籌

植堂：歷久彌新的



我們還需要教會嗎？

當新冠疫情席捲全球，線上聚會給人帶來屬靈的慰藉，但隨著疫情過去，許多人依然賴在沙發上。全球教會陷入另一危機：該如何鼓勵基督徒回到「現場」的教會生活？線上教會這個選項就像一個篩子——把那些重視教會的人和不這麼認為的人加以區分。那麼，隨著東亞社會愈來愈個人主義、愈來愈快節奏，為什麼教會仍然重要？建立教會在使團事工中又扮演什麼角色？

初代基督徒在五旬節領受聖靈後，「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徒二42、46）。門徒的教會生活並不是可有可無的，乃是聖靈驅動他們如此行。希伯來書的作者明確警告我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來十25）整個使徒行傳都在講述福音如何透過教會傳播開來。如果只是觀看線上聚會，根本不可能實現教會應有的團契生活和肢體間的相互問責。聖經清楚告訴我們，為了順服基督，無論我們處境如何，都必須把教會放在優先位置。神今日仍然使用教會在世界各地傳揚祂的福音。

使團如何植堂？以台灣為例

因此，使團在許多工場仍視建立教會為關鍵事工。台灣就是一個例子，按比例來說，植堂工人占了使團在台宣教士人數的一半。因為在台灣可以公開傳福音和建立教會，我們的宣教士大多堅持比較傳統的教會模式，但也有人採用家教會或混合的形式。在那些缺乏足夠基督徒，甚至沒有基督徒的社區，我們渴望看到教會的建立。

我們在台南的團隊由安文龍（Lizzy Alexandr）夫婦和蘇瑤虹（Vivian To）組成。他們與一對陳姓台灣夫婦同工，在旭山和果毅後這兩個小農村合力拓植教會，一起開辦課輔班、拼布班、老人運動班，甚至陪伴當地農民一起下田，在沒有基督徒的地方成為祂的見證人。他們還抽出時間到當地朋友家做客，並陪伴幾名當地青少年。然而，他們的最終目標不僅僅是提供社會服務，而是盼望所接觸的孩子、家庭和社區鄰居都可以加入「興旺教會」——即使這間教會目前僅有6位信徒。文龍的妻子安淑靜（Cheryl Alexandr）寫道：「台灣農村的需要長期被忽視。這裡的屬靈土壤非常堅硬……，由於強烈的民間信仰，宣教士可能需要花上多年時間耕耘關係，才有機會見到些許收穫。」

換個場景，饒天慈（Veronika Rieben）和陳日馨在台北的萬華建立教會。他們於2016年3月開始了第一次聚會，現在已有一群固定會友——有些是經濟弱勢，有些是身障者，有些甚至來自亞洲其他國家。「因為他們很難離開傳統信仰，所以需要大量時間、精力、智慧和耐心去陪伴他們。」饒天慈如此寫道。由於資源相對缺乏，他們的教會力求簡樸。他們與兩位不支薪的本地同工一起培訓弟兄姐妹、帶領小組和外展工作。特別的是，教會大部分成員都是第一代基督徒，而且他們大多投身服事。



基礎事工

有些人覺得植堂是件駭人的差事，因而打退堂鼓。的確，建立一間教會通常需要長期的委身和參與，但這並不能阻擋我們的同工投身其中。歐文忠和李仁惠夫婦（David and Ruth Ullstrom）於過去的34年裡一直在建立教會。

誰是合適的植堂工人？

並非人人都適合從事植堂工作。拓荒先驅往往面臨極大的挑戰——在未得之地從頭開始。我們通常建議同工以團隊的形式開始，而非僅憑一個人或一個家庭事奉。團隊行動有助消除孤獨感，並增加更多樣的屬靈恩賜；這些恩賜在更廣泛的植堂任務中是必要的。例如，在建立教會的早期階段，需要傳福音的人，但當人們信主之後，門徒訓練就會需要更多關注。然後，當教會逐漸成形時，團隊很快就會需要那些有管理恩賜、音樂才能，或是能講道、能教導的人，以及那些能運用創意來深化團契關係的人。

宣教學研究顯示，某些個人特質有助於植堂工作的進行：堅韌和毅力、計畫的有效性、靈活性／願意評估並調整作法、強烈的工作倫理、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動員人手和資源的能力。瑞德萊博士（Dr. Charles Ridley）發現成功的植堂者能夠建立會友的群體認同和主人翁意識，有能力接觸未得之民，能識別並善用他人的恩賜，並與社區保持一致步調。當然，強而有力的屬靈生命和家庭生活也是至關重要的。

植堂需要百分之百的投入，不然會很容易放棄。我們特意派遣團隊到台灣最少人信主的地區建立教會，可能努力多年都不會看到成效。此外，一整週的工作若是缺乏明確規畫，有些人可能會感覺鬆散或缺乏產出，因而必須安排架構清晰的日程表。我們還要堅持與人建立關係，即使是那些一開始抗拒聽福音的人，也不能放棄。有時，我們必須在缺乏當地教會支援的情況下完成這一切。

實踐大使命

本地信徒可以藉許多方式參與植堂工作。在台灣工場，我們將本地同工視為寶貴而關鍵的部分。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把整個教會建立工作交給本地的領袖，所以打從植堂一開始，我們就努力讓本地志工和短宣隊能夠參與其中。我們知道有愈來愈多台灣教會開始向未得社區差派植堂團隊，希望這種趨勢能夠繼續下去。

建立教會仍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尤其台灣某些地區完全沒有基督教會，因此當地的人們繼續拜拜，或轉而信奉其他偶像。若我們盼望福音傳遍萬國萬邦，那麼這些地方勢必都要有教會存在。

在我們第一次建立教會時，我認識了一位婦女。她住的地方離當地原本的教會很遠，因此，即使她在那裡居住多年，卻從來沒有去過教會。當我們開始正式聚會後，某天她正好開車經過，驚訝發現身邊居然有一個教會！在過去的幾年裡，她從教會得到弟兄姐妹的屬靈支持，度過婚姻和其他生命難題。

她經常對我說：「謝謝你來這裡建立教會。如果沒有你，我就無處可去了。」

梁頴階、容小敏
2014年加入使團
日本植堂事奉

本期焦點



跨文化植堂，過來人的5個秘訣

1 植堂的開展始於神・連於神

在香港植堂的一大難題可能是尋找合適的地點或物業「落腳」。從神而來的引導當然不可少，看見某個社區的需要，凝聚有心志的弟兄姊妹和長執同工們一同禱告，經考察、等候、計劃等等，一步一步展開植堂。由於母堂與分堂在地理上的距離有限，所以無論是動員、聯繫或支援，會比宣教工場來得容易。

筆者參與的植堂事工源起於2013年至2014年左右，「日本福音基督教會連合」（Japan Evangelical Church Association・JECA）的北海道分區與使團有志一同，領受在北海道最北端的稚內市建立福音派教會的需要，故選擇在名寄市先建立一個策略性堂址。

從名寄市向南駕車一小時半，可以抵達北海道第二大城——旭川，我們期望旭川同屬JECA的三間教會可以提供支援；而從名寄市向北走180公里，花三小時左右，也可以抵達稚內市，當時有少數屬JECA教會的會友因工作關係調遷到當地。

經歷了十年植堂，名寄恩典教會經歷過買堂址、初代宣教士開荒佈道牧養、交棒給本地日本牧者、沒有牧者的高高低低，仍未到達財政上的完全獨立。過去四年多，從新冠肺炎剛剛爆發，筆者經歷了與履新一年半多的日本牧者家庭同工同行的黃金歲月，到現在幾個月無牧的階段。本文即按筆者的有限經歷和觀察，針對人口少、距離大城市相對遙遠的日本植堂事工特色分享。

2 「聯」於架構・「繫」於同心（Connection）

縱然對居住在北海道北部的居民而言，駕車來回路程四至五小時的地方並不算遠，但若每星期都是這樣參與教會崇拜或活動，又是另一回事。正如筆者在文首所分享，與香港的植堂相比，這裡更多是孤身作戰。即使旭川市有三間屬於同一聯盟的教會，卻是各自獨立運作。在小城市，教育的環境和升學的前景都不如大城市，以致有子女的宣教士會有較多顧慮。而一間平均十至二十人左右的堂會要聘請牧師也不是容易的事，若牧者有家室和年輕子女，又是多一重困難。

由於植堂的宣教士和牧者並非來自同一個教會，沒有同一母會的DNA和宣教策略，甚至之前也不曾一同合作事奉過，往往需要在合作過程中互相觀察、交流，慢慢提升互信和隊工的協同效應，藉分享去了解彼此的文化眼鏡，以及對不同現象的詮釋。

不難想像，植堂的牧者和宣教士如果合得來，可以有極美的事奉，但若是有衝突，也將對關係、信任和事工造成很大的殺傷力。此外，開堂初期來聚會的弟兄姊妹不一定同有植堂的心志，他們可能只是因住在這小城市、或周邊的市町村鎮，聽聞有福音派教會便過來參與聚會，所以對參與佈道工作的熱情各有不同。



山廣牧師夫婦的送別會

3 沒有單一的方法・沒有單一的技巧（Competency）

是否差派更多有諸般恩賜又十分有魄力的宣教士（廣東話形容為「好打得」的宣教士），就能令植堂進程順利呢？在不同的教會發展階段，宣教士最少有四種不同的參與方式：開拓（Pioneering）、培育（Parenting）、夥伴（Partnering）、參與（Participating）。不同階段需要不同恩賜和氣質的宣教士，再加上不同的植堂模式、不同的城鄉特色、不同的隊工組合（例如，宣教士回國述職或下一期被派往別處、或有新宣教士加入，也會影響隊工的互動和補足），這些都是影響事工果效的因素。

4 「文」所未聞・「化」成睿智（Culture）

在跨文化植堂的過程中，我們也不斷學習了解本地教會和聯會對植堂異象的看法，尤其是身處大都會的教會，未必明白小城市教會獨有的處境，以及該城市獨有的特色。這常造成後方的植堂委員會與前方的服侍團隊之間的張力，我們在與日本牧者同工的過程中，也曾感受到這樣的觀點差異。在好幾次會議中，我們與植堂委員會委員探索教會邁向自立的可能性，並展望於北海道北部地區的宣教異象，用了半年多時間，好不容易才令各方明白——需要先聆聽名寄教會執事們的負擔、意見和感受。

作為宣教士，我們要學習謙卑，聆聽各方的心聲和意見，適切支持一起同工的本地牧者，同時細心觀察與分辨哪些是文化上的因素，致令他們對新嘗試有顧忌；哪些是教會的傳統框框，令我們不願尋求轉變以回應現今的需要；又有哪些是大家需要回到聖經，重尋適切的牧養神學與理念。

5 「呼召」是波濤洶湧中的磐石，「性情」是助力也可以是阻力（Calling & Character）

跨文化植堂需要時間去認識身處的城市和周邊城鎮，需要時間與不同肢體或伙伴建立信任的關係，需要愛這個地方和群體，有一顆渴望靈魂得救的心，更需要有意識地退居本地牧者信徒身後，鼓勵他們來主導，認定神渴望、也會藉著他們建立基督的身體。

參與植堂的宣教士若在本國時已累積了牧養教會的經驗，當投入跨文化植堂工作時，無論是教會觀、團隊合作的技巧、處理衝突的經驗等，都有一定基礎，將有助於面對跨文化牧養和佈道的挑戰。文化處境縱然不同，方法或許不一樣，但人的本質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盼望藉我們有限的經驗和簡短的分享，能強化每一位忠心在前線植堂的同工們之呼召和心志；也鼓勵每一位有負擔投入日本跨文化植堂的弟兄姊妹，在本國的場景先被神陶造成為一位愛靈魂、愛教會的好牧人，這遠比其他技巧、能力、策略、方法來得更重要！



名寄恩典教會於去年12月的特別聚餐，歡迎初代開荒宣教士Tim Walker相隔五年後重臨教會探訪

本期焦點

麥道為 鄧肖蓮
Mark & Ruth McDowell
1995年加入使團
在菲律賓創立快樂兒童會







重拾植堂異象——從恩橋到永遠榮神

約在三十多年前，我在海外基督使團的菲律賓貧民區團隊中認識來自美國的道為，那時他來菲律賓作短期宣教，神就將我們配合在一起。大女兒詠寶出生後，我們就舉家回菲律賓開始植堂的事奉。我們選擇住在八打雁省馬里丹島第二區，那時在島上沒有任何交通工具，進出只能靠步行，當經過第一區時，就可以認識更多人。道為那時亦開始學習他加祿語，他因此可以有更多機會去練習。

我們和母會一些會友開始探訪村民、開查經班和家庭教會。後來參加主日崇拜的人數增加，參加者要坐在屋外，我們亦沒有空間給兒童主日學，這是家庭教會其中一個難處。

開拓教會的喜樂和挑戰

神的時間最美好。我們與會友為著島上出售的一塊地禱告尋求神的旨意，心中很有平安，就開始購地事宜。與此同時，菲律賓的異端「基督教會」亦看中同一塊地，他們可以立刻支付全數費用。但由於我們先接觸地產商，她就給我們優先權——如果我們在指定的日期和時間不能全數付清，對方就可以購得土地，興建他們的教堂。

感謝神，祂在一個月內供應了全數費用，但我們要去馬尼拉使團總部取支票，來回也需要整天車程。最後，在指定付款時間前十五分鐘，我們及時付款，「恩橋教會」就正式成立了。有時植堂是屬靈的爭戰，相當刺激。

島上有很多小朋友，亦有一間小學，是很大的禾場。雖然我們缺乏兒童教材和人手，起初只是跟小朋友唱一些詩歌、玩幾個遊戲、講聖經故事，教會也是無蓋的泥沙地，小朋友們完全不介意，好玩最重要。慢慢地人數增加，我們就成立了「快樂兒童會」。以前的小朋友現已長大成人，有些留在恩橋教會，在屬靈生命上成長，參與事奉，當中有一位現在亦成為教會的帶職傳道人。

在馬里丹四年後，我們來到馬尼拉事奉，接替我們的同工。我們除了牧會外，更成立了「恩橋宣教中心」，向八打雁省的眾教會推動差傳。我們曾差遣一位宣教士到創啟國家宣教，而小小的恩橋教會在經濟上支持幾位宣教士；前年亦差派了一對夫婦到菲律賓中部一個島嶼做牧會工作。

何必再植新堂？

離開馬里丹後，我們認為菲律賓已有很多教會，不需再植新堂，倒不如協助現存的教會，推動他們的福音工作，使教會人數增長。菲律賓人愛打籃球，這是與未信主的人開始友誼的好工具。因此道為訂造了一部





特長的花車，並設計了一個可安裝在花車後面的活動籃框，花車頂部可作講台，駕著花車就可以每星期到幾個貧民區的籃球場做籃球事工和快樂兒童會。「菲律賓籃球協會」就此成立，合作的教會也派出一些青少年參與我們的外展事工。

可惜這些自願軍只是三分鐘熱度，參與事奉的人越來越少，有的甚至成為事工的阻礙，而教會亦未能吸納初信者。現存的教會有他們的傳統、文化和政策，有時很難跳出自己的「舒適區」去嘗試新方法和面對新挑戰，因此我們重拾拓植新堂的異象。

由於福音禾場的迫切需要，我們的團隊努力不懈地在公眾籃球場做福音事工，卻面對不少難處，如天雨、葬禮、黑社會等問題。我們曾租了一間學校的籃球場作體育事工、主日崇拜等聚會之用，但學校突然大幅漲租，令我們覺得租地方不是長遠之計。因此教會就搬到我們家中，樓下作主日崇拜，樓上的房間就作主日學房，某一次有四十個小朋友在房中跳來跳去，那時我真的害怕整間房會突然塌下。

在貧民區植堂不容易，當地主要收回土地時，所有居民都得離開，各散東西，我們亦失去了很多來教會聚會的人和接觸過的福音對象。

重拾異象．永遠榮神

奎松市的巴塔山（Batasan Hills）是全馬尼拉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區內有一間容納二萬名學生的中學、一間有六千名學生的大專、以及幾間小學。莊稼已熟，需要工人收祂的莊稼。雖然買地和建堂的經費龐大，但憑著信心，在神沒有難成的事。感謝神的帶領和眾弟兄姊妹的愛心奉獻，得以購得一塊合適的地，並興建了擁有兩個籃球場和其他設施的「永遠榮神教會」。

新成立的教會可以有自己的基礎和異象，例如同性戀者，未必容易被傳統教會接納，但他們可以來「永遠榮神教會」打排球，聽神的話語。他們的心理很複雜，我們亦需要有耐心、寬容、學習了解和接納他們。

植堂需要有好的隊工，特別是在灰心疲乏的時候，可以彼此扶持鼓勵。感謝神，我們六位同工都是來自貧民區。多年前我們在福音外展中認識他們，兩位姐妹信主，屬靈生命成長；其中三位弟兄，七歲時已參加快樂兒童會，後來信主成長，唸神學，願意走上事奉神的路。作為宣教士，還有甚麼比看見人得救、願意一生跟隨神更喜樂？

我們深信菲律賓仍需要植堂宣教士，每年都有千千萬萬的嬰兒出生，「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的使命永不停止。有人統計，全菲律賓約有九萬間教會，但只有約二千間教會參與跨文化的宣教工作，而其中大部份都是受宣教士影響。我們盼望更多菲律賓人和外國宣教士合作，以建立更多成熟和參與跨文化宣教的教會。

徐葳葳
Weiwei & Daniel Zwygart
1998年加入使團
柬埔寨事奉

等候臨門

四活物和廿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啟示錄五章8節）

阿烈一家是我們在高涅的超級老朋友，2018年到高涅就認識。我們常到阿烈家，只是阿烈不常在家，多半和阿烈爸媽哈拉，每每相談甚歡、笑得人仰馬翻。

阿烈爸媽出身鄉下窮人家，想當年一個十五六、一個十七八，人云亦云被送作堆。貧無立錐之地、家無隔宿之糧，小娃接連出世，一二三四五六七，小夫妻日夜勞動、疲於奔命，天天累到人仰馬翻。

幸好小哥哥阿烈隨傳隨到、使命必達，成了爸媽的左右手。到了阿烈上學的年紀，家裡已經少不了阿烈，阿烈念書的事，一再順延。同齡玩伴小學畢業那年，阿烈進學校看熱鬧，這是阿烈第一次「上學」，當然，也是最後一次。臨走前不忘撒泡尿，到此一遊、留下記號。

十五歲那年，阿烈剃度當和尚，是媽媽的主意，所有孩子只有阿烈還不識字，青少年拉不下臉當小學生，只好彎道超車當和尚去。到了廟裡，阿烈只要掃掃地、伺候當家住持老和尚，聽候差遣、跑跑腿，換來有吃有住有學習的優雅愜意。比起家裡田裡的粗活，對阿烈來說，在廟裡當和尚的日子，豈止輕鬆快意！為了讀經書，阿烈開始認字，阿烈這才知道，原來他是唸書的料。四年後，阿烈決定還俗。他給住持的理由：於心不忍爸媽忙到昏天暗地，想要回田裡幹活、分擔家計；這是阿烈的真心話，可是阿烈沒說的是：他在廟裡看到聽到的，讓他只想全身而退，不帶走一片雲彩。

阿烈的哥哥早早成家，因為媽媽都在田裡張羅農事，家務事得有個女人打理。弟弟妹妹都是從小學念到高中，家裡繳了田租，付了各級學費雜費補習費交通費，剩下的零頭、一家人的吃喝捉襟見肘。到了阿烈成家的年齡，爸媽怎麼也擠不出錢給阿烈提親下聘！沒有聘金、提不成親，阿烈結婚的事，一再順延。終於，阿烈的弟弟妹妹，一個個高中畢業，老五甚至戴上方帽子；他們也都按部就班完婚，接二連三成家、然後離家。爸媽年紀大了，阿烈無縫接軌、攬下所有重活，家裡更少不了阿烈。

今年卅好幾的阿烈跟媽媽說：想結婚了。媽媽說：不急，剛剛辦完老么婚事，給媽喘口氣。阿烈是好兒子、好哥哥，體貼爸爸媽媽、支持弟弟妹妹，任勞任怨也認命，心裡再怎麼天崩地裂、翻江倒海，既不躺平、也沒擺爛，臉上只有波瀾不興、風平浪靜，照舊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阿烈弟弟妹妹們，對一再自動退位、讓弟弟妹妹插隊的二哥，敬愛有加，離家最遠的老五，常和二哥聯繫，兩兄弟特別親。老五跟阿烈說他信了耶穌，這是阿烈



第一次聽到耶穌大名，也才知道耶穌是一位神。之後又有兩個素昧平生的外國人來家裡，竟然講高棉文，竟然講耶穌！阿烈想起老五信的那位耶穌神。

後來他們每週來，每次都講耶穌。阿烈難得在家一起聽，一方面他忙碌田裡農事、一方面心煩婚事，對甚麼都提不起勁。阿烈跟老五提起這對外國人，老五敲邊鼓：人家自動上門，盡量聽聽唄，有益無損。阿烈媽媽牢騷家裡情況不好，這兩個外國人會幫忙跟耶穌辦交涉，說是跟耶穌「禱告」；媽媽事後覺得禱告很靈，直誇耶穌還行。看著媽媽神采飛揚，阿烈把這些放在心上。

隔壁村的老吳，只差一口氣就斷



氣，和尚誦經團待命給他超渡，他偏活了過來，精神抖擻講他的天堂遊記！從此以後，老吳見人就講耶穌！口口聲聲他到了天堂！老吳一口黃湯、滿嘴醉話，倒從來不說謊話。看著老吳神采奕奕，阿烈把這些放在心上。

老五難得回高涅，我們述職前，他專程來訪。老五分享他的得救見證，侃侃而談他唸聖經學校的心得、在教會服事的感想。迫切希望家人信耶穌，卻始終開不了口，幾年間成了他的心頭重擔。作夢沒想到，上帝竟然派人常駐高涅傳福音，登門跟他家人講耶穌！老五面有難色：他不可能回高涅。父母傾全家之力栽培他，是要他步步高升，他在首都生活工作，全家人顏面有光，如果他回高涅，家人可為難，爸媽保證翻臉！而且他的新婚妻子鄉下待不住、住不慣，他們只能在金邊發展、安家落戶。我們和老五一起禱告神，求神揀選的恩惠臨到他全家，也求神在高涅建立教會。

述職回來這半年，每次到阿烈家，只要阿烈知道我們到了，都會想方設法湊過來，坐在一旁、只是要聽聽耶穌。有時忙得夠嗆、抽不出身，他會小跑步過來，要我們幫他跟耶穌禱告，聽到「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烈忙不迭「阿們」，還我們靦腆一笑，再跑回去幹活，留我們跟爸媽繼續講耶穌。

我們看到阿烈的轉變，問阿烈：「信耶穌了嗎？」

阿烈老實說：「還沒有。」

我們願聞其詳：「那為甚麼現在每次都要聽呢？」

阿烈立刻回答：「因為想更認識耶穌。」

阿烈沉思了好一會，又開口：「耶穌書我可以自己看，可是一定會有看不懂的地方，如果有人可以讓我問、願意教我，幫我更認識耶穌，我相信一兩年、頂多兩三年，我跟耶穌比較熟了，我一定也會相信。而且，如果能有三五個人一起學習、互相討論，我認為更好。在我家也歡迎、到甚麼地方都行。」

阿烈皺起眉頭，繼續說：「可是我們家種田、也種莊稼，加上養雞、還有水牛，事情多得不得了，一忙起來，實在沒空坐下來。年初我妹結婚，家裡貸款整修房子，欠了不少錢，五年才還得完。等這陣子忙完、農閒的時候，我得到外地打工掙錢好還債。我的時間我根本做不了主。」

我們看著阿烈：「來，我們一起跟耶穌禱告……。」

阿烈：「阿們。」

上帝聽了眾人多年的禱告：在高涅，有人渴慕認識耶穌，有人願意開放家庭作為小組聚會。

祂，聽阿烈的禱告嗎？

史安迪
Andy Smith
1989年加入使團
訓練教會和動員差傳事奉



單身漢的呼召

一位敬虔弟兄曾說過，每個人都需要做出三個重大決定：「誰是我的主？甚麼是我的使命？誰是我的伴侶？」他說，儘管各人做出這三項決定的先後順序不一，但這些總是最重要的決定。

我已跟隨耶穌基督47年了，而我這35年來的使命就是獻身於祂在東亞的工作，祂在東亞萬民中動工，也透過他們工作。而42年前，在上帝的引領下，我選擇單身。

創世記第二章記載上帝創造了亞當。這第一個男人是單身，這表示單身在本質上並非錯誤、更非次等的。同一章也記載了上帝創造夏娃成為亞當的幫助。因此，婚姻是上帝對人的普遍計畫；維持單身是特別的。然而，不論已婚或單身，我們都要活在社群中。我的朋友包括已婚、單身、年長和年輕的，每一位都讓我學習到同作門徒和培育門徒的功課，我感謝那些接納我並給我服事機會的社群。

舊約裡的單身男士

聖經提及了一些為上帝國度作出巨大貢獻的單身男士，其中一位生活在2,600多年前。耶路撒冷即將受到懲罰，許多人將要死亡，卻無人哀悼或埋葬。因此，神命令耶利米不可結婚，也不可生育（耶十六1-4），神的用意是，讓先知免於看著自己的家人受苦。

上帝要耶利米維持單身的第二項理由，是祂要先知成為即將發生之事的預兆（耶十六5-9），表明剝奪婚姻將是一個可怕的審判記號。耶利米的單身提醒以色列人上帝的憤怒即將臨到，而耶利米的經歷表明，單身可能是上帝對某些人的憐憫計劃。

但以理、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和尼希米，都是我最喜歡的聖經人物，他們都在以色列被擄期間事奉上帝，這代表他們住在跨文化環境中。聖經並未說明他們是否單身，然而，像他們那樣的男人經常會被使作太監。這五個人在屬世權力之地，以及崇拜他神之地，都勇敢而忠誠。他們挑戰我為上帝國度冒險，並說明了我為何相信祂。

耶穌的榜樣

耶穌是那極致的單身男士。祂的生命帶給我的一項重要教導就是與女性的關係。祂沒有迴避女性，而是以榮耀神的方式事奉她們。有時，祂與她們的互動違反了當時的文化規範。



我很感恩我跟女性有健康的關係，有些女性對我進行門徒訓練，有些就像我的母親或姊妹。每一位都教會了我一些關於生命的重要知識，並拓寬了我對重大議題的看法。

耶穌曾經與法利賽人討論婚姻與離婚（太十九3-10）。耶穌的評論讓他的門徒得出結論，維持單身比結婚然後離婚更好，然而耶穌列出三類閹人（太十九11-12）回應門徒。

1) 生來是閹人的——這類人包含那些患有先天缺陷的人，這使他們無法成為父母並履行婚姻生活的性層面。
2) 被人閹的——這類人包含那些因為意外，疾病或被虐待，以至於無法成為父母並履行婚姻生活的性層面。
3) 自閹的——這類人包含那些為了上帝國度而選擇維持獨身者。

前兩類閹人是非自願的，然而第三類則是自願的；第三類包含那些為了上帝國度而選擇維持獨身者。我認識一些這樣做的人，他們在商業、教育、服務業和教會事奉上，都帶來正面影響。

為了總結這段教訓，耶穌說：「這話誰能領受就可以領受。」祂希望祂的門徒可以考慮維持單身，並過一種特別的生活。單身是上帝對某些人的計畫，這可以是一個好的狀態，單身者可以為上帝國度做出重大貢獻。

保羅的教導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七章1至6節提到，婚姻是上帝對多數人的計畫。在後續兩節經文中（7-8節），他期望單身者保持單身。他重申耶穌關於單身的教導，那是上帝對某些人的計畫，並進一步解釋，上帝能使他們得以控制性衝動。

在該章稍後（25-31節），保羅勉勵單身者保持單身，因為現今的艱難和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所以他衷心希望他們免去有家室的人在這種情況下的麻煩，保持單身會讓他們更容易適應或應對這些困難。因此，保羅的教導呼應神要耶利米保持單身的慈悲理由。

這段經文的下一段（32-35節），保羅勸勉單身者要為主的事掛慮並全然委身。這是單身者的特權之一，我們可以心無旁騖對主忠誠，單單討祂喜悅，常有較多時間和心力服事他人，將身體和心靈完全奉獻給祂。

全然擺上

我在成為宣教士之前是工程師，我享受工作並常向同事做見證，週間幾個晚上和多數週末，我都在服事。我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服事夫妻、單身者、年輕人及兒童。我也花許多時間閱讀，默想和禱告，獨自與上帝建立更深的關係。

身為單身男性宣教士，我的時間大多可以自由安排。年輕的時候，我專注學習語言，適應文化，以及結交朋友。現在我積極參與社群、教會和社區生活，以及更廣泛的領域，這些參與帶來更多服事的機會。我也讓自己有彈性承擔臨時的任務。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發生在一個小鎮，當時一對宣教士夫婦突然需要返國。我被要求代替他們。那段為期十個月的任務，雖然艱鉅卻成果豐碩。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期之一。

您已經做出了三個重要決定中的哪一個：「誰是我的主？甚麼是我的使命？誰是我的伴侶？」我希望你歡喜順服耶穌基督你的主。我祈求你會發現祂賦予你的使命。如果你還沒結婚，我鼓勵你考慮祂是否要你保持單身，過著特別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往往能讓我們為上帝的國度做出重大貢獻。

蕭潔士
父 蕭永望
母 張文虹

我來到日本以後的生活





大家好，我叫做蕭潔士，我來自台灣。我很愛跑步，也喜歡講話。愛吃的水果是台灣的芒果。我們全家在2022年的4月8日來到了日本，當時我很興奮，卻不知即將面對的挑戰。

我去日本的小學上課時，他們已經開學了。我很緊張，因為是新的環境，我也會害羞。因為我還不會日文，大人們建議我要降一個年級就讀，這樣對我比較好，所以我當時是八歲，降一級就唸了二年級。我的班導小林老師是一個很活潑的女老師，她在黑板畫了寶可夢的圖案來歡迎我，還做了簡單介紹台灣的投影片。一開始我媽媽每天陪我去上課，幫我翻譯，讓我沒那麼緊張。大約二個禮拜過後，我就一個人去上學。上課時，同學就一直盯著我，讓我感到很害羞又很緊張。大概過了一個月後，學校為我申請一位義工老師來一對一教我日文，這位谷老師邊玩遊戲邊教我日文。過了半年後我就可以看懂許多日文，這對我融入學校生活帶來很大的幫助。

二年級時我交到了一位朋友，他會邀請我去他家玩，讓我很開心。升上三年級以後，我就認識到更多的朋友，我們會一起去公園玩，一起打電動，我也交到了會一起打棒球的朋友。交到了好朋友讓我好開心。爸爸媽媽在北海道札幌的宣教士語言文化訓練中心上課，他們畢業後我們就要搬家了。搬家前，我邀請了我的朋友來我家玩，我們預備了聖誕禮物，還有一起玩賓果遊戲，媽媽後來還講了耶穌誕生的故事，和我的朋友分享福音，我也和他們道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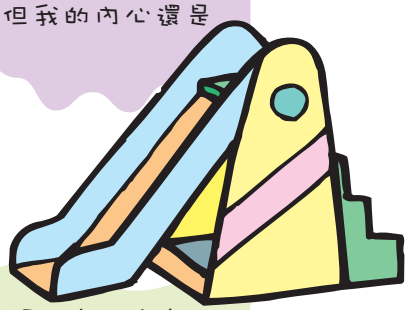


因為爸爸媽媽順服上帝的帶領，我們全家又搬到了日本的另一個城市——仙台。沒想到在這個新的學校，我卻連一個朋友都沒有。在仙台的小學，大家對我都比較冷淡，不像在札幌的小學，大家都比較親切。這裡的營養午餐也沒有札幌小學的好吃，這裡的廁所很臭，讓我懷念在札幌的小學生活。



很不幸的是，我們剛搬來仙台時全家就生病了，我大約二個多禮拜沒去學校，結果二個月後學校流感大流行，我又病倒了。我很不甘心的是，老師和同學都不知道其實我的運動神經很好，他們以為我不愛講話體力不好。我被誤解了好生氣。

身為第三文化孩子，我的痛苦是要一直搬家，搬離自己的地方，要一直接觸自己不習慣的語言，除了日文還有英文。我因為日文還不夠好，所以寫考卷的時候，如果看不懂題目，就只能空著寫不出來。我寫筆記的速度也不夠快，我常常還沒抄完筆記，別的同學就都寫完了，所以我很不想寫。如果是在台灣的話，我就一定能寫完。我也會覺得，我的中文不如台灣的同學，日文也不如日本的同學，我感到很自卑。雖然我來到日本可以吃到日本的美食，去一些好玩的景點，但我的內心還是很痛苦。



來到日本以後，我就覺得上帝好像真的存在，因為我有一些小小的禱告，上帝好像都會成就。比如說，有一次爸爸帶我去公園玩，後來他要去一個地方，就把我留在公園，但是他很久都沒回來接我。我就禱告，結果過一陣子爸爸就帶著弟弟回來了，我就很開心上帝垂聽了我的禱告。再舉一個例子吧！有一天，我不小心把鑰匙忘在家裡，然後回家時爸爸媽媽也還沒回到家，外面很冷，我又躲躲藏藏很害怕，我就跟上帝禱告，結果過一陣子，爸爸媽媽就回來了，這就讓我覺得上帝是存在的。

對於第三文化孩子來說，我需要的是主的幫助，還有一顆可以忍耐的心。我需要忍耐同學的嘲笑，還要忍耐自己還不夠好的日文。我只希望我的日文能夠好到爆，這樣子我就可以拼命地跟人講話。

與使團全球特使說嗨

去年底，使團迎來了歷史上第十一任全球總主任，同一時間，也出現了第一任的全球特使。這是一個全新的職分，象徵使團新的工作模式。全球特使將承擔甚麼樣的角色和任務呢？資深領袖扮演新角色，馮浩鎏醫生是否經歷心境轉折，他又將面臨甚麼樣的挑戰呢？

全球特使的背後故事

「傳統上，總主任在卸任之後，往往會離開機構，不再參與機構事務，為了給予新上任的領袖完全的空間。」使團前總主任馮浩鎏醫生說。回顧使團百餘年的歷史，彷彿真的是如此，沒有任何的先例。馮醫生原先也是抱持這樣的信念，打算在卸任後便離開使團。然而，他卻留了下來，並且由接任的總主任張育誠醫生委任作為使團全球特使。

去年二月，一場精心的退修會中，張醫生詢問時任總主任的馮醫生是否願意繼續留在使團。當時，使團的領袖團隊已經邀請張醫生，請他考慮是否接任馮醫生的位置作總主任的工作。然而，張醫生不明白為何卸任的同工一定要離開使團，因為在閱讀聖經時，他愈發感受到卸任與接任的同工一起同工，才是合乎神的心意，於是他邀請馮醫生繼續留在使團。對於張醫生的信念，馮醫生深感敬佩和榮幸，也覺得這樣的屬靈洞見跟心胸是很寶貴的恩賜。他感謝張醫生的信任跟託付，但也預見這一舉措將面對的挑戰跟質疑是巨大的，唯有倚靠神的恩典才能面對。「反對的聲浪，從來不是針對你我，而是針對原則的改變。許多人並不相信卸任同工和接任同工能夠共同工作，他們就是覺得不可能。」馮醫生說道。「但是我們仍堅持走艱難的道路，並不是要證明自己是對的，而是要證明神的恩典在我們當中，是祂讓我們合一、彼此同工，因為神一直與我們同在。」在這場退修會中，兩位同工的想法合而為一，而領袖團隊在禱告與討論之後，亦欣然接受這樣的提議——證明神所賜下的恩典：在基督裡合而為一。

全球特使的工作

「沒有兩位總主任，只有一個。在新的階段和崗位，我是一個Follower（跟隨者），跟隨總主任的帶領。」儘管馮醫生與張醫生在主裡合一事奉，有相同的心志和信念，然而馮醫生也向神禱告，求主賜他一顆謙卑的心，並且能夠全力支持張醫生的工作。領導一間千人的國際差會並不容易：一方面需要帶領內部同工、牧養他們，在使命和異象上前進；另一方面則需要對外與眾教會及國際機構建立夥伴關係和連結。領導初期，張醫生決定先專注於內部的需要，但同時也委任馮醫生作為全球特使，協助處理使團對外的夥伴關係與事工。

馮醫生目前手上有幾個重要的工作。首先他是2024年洛桑世界宣教大會的籌備會主席，參與大會內容的籌備工作。洛桑運動旨在促進全球教會的合作，並使萬民作主門徒。今年的洛桑大會將在韓國舉行，將有五千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會領袖共襄盛舉。另外，馮醫生也是靈風基金的董事會主席。該機構為斯托得牧師所創立，透過提升釋經講道和教導的水平，促進教會長大成熟、活像基督。同時，馮醫生亦擔任世界華福中心的國際董事會主席。華福持定「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的異象，致力於連結

華人教會以回應宣教使命，一直以來與使團有密切的合作關係。這些工作將幫助使團與眾教會機構建立夥伴關係，共同為著大使命齊心努力。

和馮醫生的談話讓我想起了耶穌在世上的工作，祂花了最多時間陪伴身在內圈的門徒，祂沒有忽略百姓的需要，但祂也心繫那些在外圈流離的羊，是為了使他們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起先，我覺得自己與馮醫生這般的屬靈前輩相隔遙遠，與普世宣教工作的距離更是遙遠，既不認識，也搆不著。然而看著馮醫生親切慈祥的臉龐，我相信在基督裡我們合而為一，在近處，也在遠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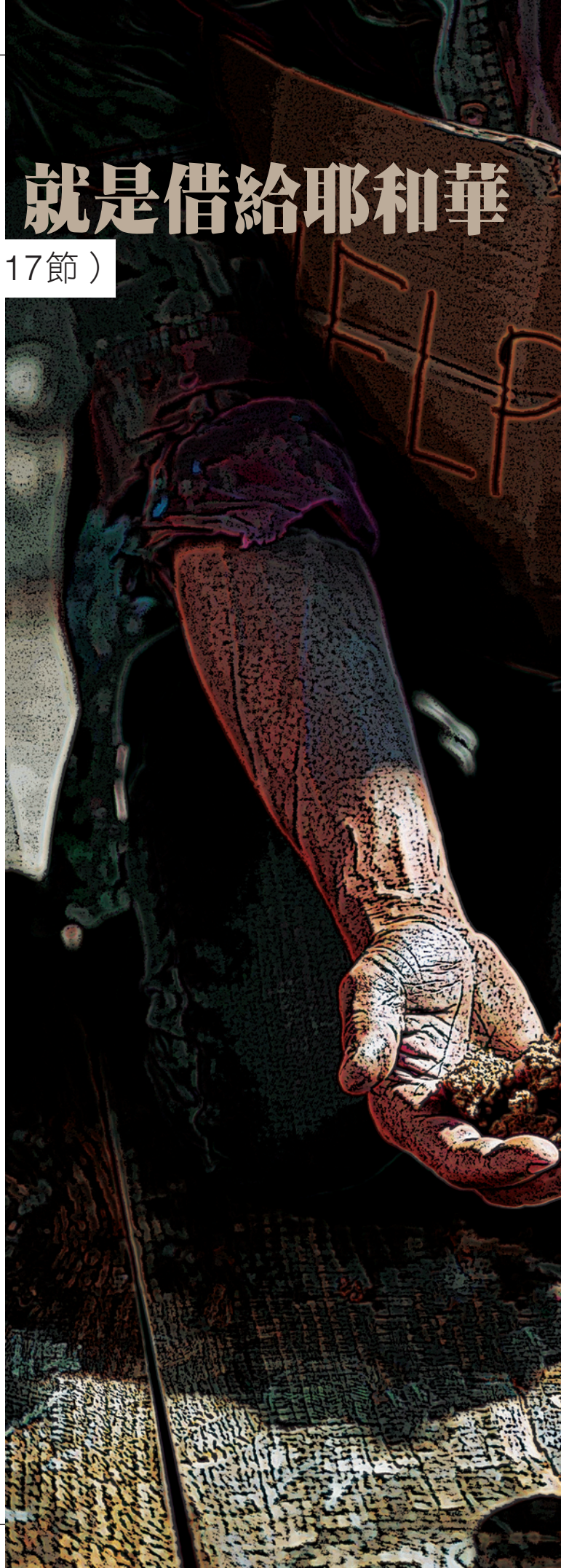
馮浩鎏醫生為第十任海外基督使團國際總主任（2006-2023）。他在1970年代於澳洲接受醫學訓練。1989年與太太馮鄭珍妮醫生接受教會差派，加入海外基督使團並前往南亞宣教工場事奉。2023年11月27日，馮醫生卸下使團國際總主任的身分，並轉任使團全球特使（OMF Global Ambassador）。



馮浩鎏醫生
海外基督使團前總主任
2023年接任使團全球特使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箴言十九章17節）



歷史故事

1851年某個主日，在赫爾（Hull）學醫的戴德生主領完晚間聚會，一個愛爾蘭人請他去為妻子做臨終禱告。當時戴德生只剩下一枚硬幣，幣值二先令六便士，而雇主欠發的工資仍遙遙無期。一路上聽著這個可憐的窮人訴說他的困境，戴德生心裡已經開始和神角力：「假如我有的是兩個一先令和一個六便士的硬幣，我一定會給這家人一先令。」等到他親眼目睹這家人的慘狀，他又和神討價還價：「假如我有的是兩個先令和一個六便士的硬幣，我一定會給這家人一先令六便士。」當人家請他禱告時，他發現自己無法做到心口如一：「假如我有的是一個兩先令和一個六便士的硬幣，我一定會給這家人兩先令，自己只留六便士。」最後，當那位要養活一家九口、可憐的父親請他看在神的份上施以援手，戴德生終於降伏在神愛的命令之下，掏出口袋裡唯一的那枚硬幣交給這個家庭，沒有人知道那是他的全部財產。在那一刻，他忽然發現自己又能心口如一地見證神了。回到家裡，戴德生跪在床前抓住神的應許向祂呼求：「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那時，他仍不知翌日的三餐如何著落。第二天，女房東交給他一封信，其中掉出一枚半英鎊，是他昨晚給出去的那枚硬幣的四倍價值。

戴德生日後想起這件事，常說這是他基督徒生命的一大考驗。若不是他順服了聖靈的感動，送出身上最後一枚硬幣，靠著神的恩典得勝，恐怕他的靈命將會就此一蹶不振。

原文精意

憐憫／pity的希伯來原文是ḥānan，指一種態度，也指一種行動。若經文僅止於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便談不到借貸給耶和華；也不會有下半句耶和華必償還善行之談了。用我們更熟悉的雅各書的話便是：「信心沒有行為就是死的」，憐憫沒有施捨也是偽善的。基督教不是「坐而論道」的信仰，而是「道成肉身」的信仰，聽道、傳道和行道應該是一氣呵成的生命見證。



今日應用

當年的戴德生有很多理由拒絕這個窮人的請求：他已經服事了一整天，對方不僅來自不同民族（愛爾蘭）、也是不同信仰（天主教），連神父都因為沒有車馬費而不願探訪；他自己被欠薪，去了也幫不上忙，但他還是去了。或許他曾羨慕新約中那個寡婦，至少她有兩個小錢，可以選擇投一個、留一個，但他最後還是掏空了錢袋。在財務這件事上，神對戴德生有很多種操練，並非每次都在十二小時之內給他四倍回報。但即便自己常常陷入山窮水盡的境地，戴德生始終是一個「憐憫貧窮」的人，最初是對母國的貧民，之後是對中國的草民。

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法之事的增多，國家福利的普及，教會對窮人的愛心，是否越來越冷淡？我們今天還在憐憫窮人嗎？我們如何對待身邊的弱勢群體，以及來自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貧民呢？



禱告

1. 東亞的大都市正蓬勃發展，他們雖然總是給人五彩繽紛的形象，但貧富差距卻是真實存在的問題。許多貧窮弱勢的群體聚居在這些繁華都市的一隅，他們在生活上、靈性上都需要關懷，但人們往往將其遺忘。請為這些貧窮人禱告，願信實的主滿足他們每日所需；也盼望他們能認識到自己心靈的貧窮，願意追求更豐盛的生命。

2. 使團有許多團隊正住在這些弱勢的群體當中，陪伴這些貧窮者。請為這些工人禱告，讓他們在跨文化、跨階級的處境中，就像當年的戴德生一樣，有從神而來的感動、智慧和信心，活出道成肉身的信仰。

3. 為我們各人禱告。在我們的生活周遭亦有不少貧窮者，願今天的故事和經文不僅是對他人而說，更是向我們說話，提醒我們用行動回應。

盧愛莎
Andrea Roldan
2005年加入使團
新地平線執行主任

新地平線團隊：與新興夥伴一同差派工人

世界上教會與教會運動成長最快速的地方，就是那些昔日接受許多宣教士（而非差派宣教士）的國家。在拉丁美洲，福音派基督教是成長最快速的宗教，約有五分之一的拉丁美洲人屬於福音派基督徒。非洲的基督徒人數已超越北半球或北美及歐洲基督徒人數的總和。在亞洲，南亞、東南亞及東亞國家差派的宣教士越來越多。使團新地平線團隊（New Horizons）與這些國家的許多新興宣教機構、教會和基督教運動合作，期盼在沒有使團差派辦公室的國家差派工人服事東亞萬民。

啟動巴西自立計畫

2023年新地平線團隊經歷了一連串變動，其中最大的變動或許就是巴西先導計畫（Brazil Pilot Project）的啟動。早在新地平線團隊成立以前，巴西就已持續差派許多同工加入使團；到了2021年，新地平線團隊差派出去的同工有超過半數都來自巴西，因而產生了先導計劃，看能否在巴西建立自給自立的團隊。此計劃於2023年二月正式啟動，由美洲區國際主任及高士德夫婦（Steve & Anna Griffiths）帶領。計畫啟動以來新增了四位巴西同工加入使團，也建立了一些新的合作夥伴關係。

巴西先導計劃的成功以及上帝預備新夥伴加入，使得新地平線團隊有餘裕能夠為其他地區提供資源與人力。雪松在團隊中負責協調歐洲及非洲的合作夥伴，他因此能夠拜訪肯亞，尋找該區可能的合作夥伴；而負責西班牙語地區合作夥伴的協調員阿倫（Arend Van Dorp）及台灣工場動員同工鄒愛玲（Irene Nicholson）則參加了智利合作夥伴 Provision 舉辦的 Etnia 研討會；那是在智利各地舉辦的、為期十多天的一連串宣教活動；阿倫亦帶領新地平線的拉丁美洲團隊參與了 MOVIDA 在拉美各地舉辦的宣教特會；MOVIDA是專門在西班牙語地區動員差傳的一個網絡組織。

動員印度東北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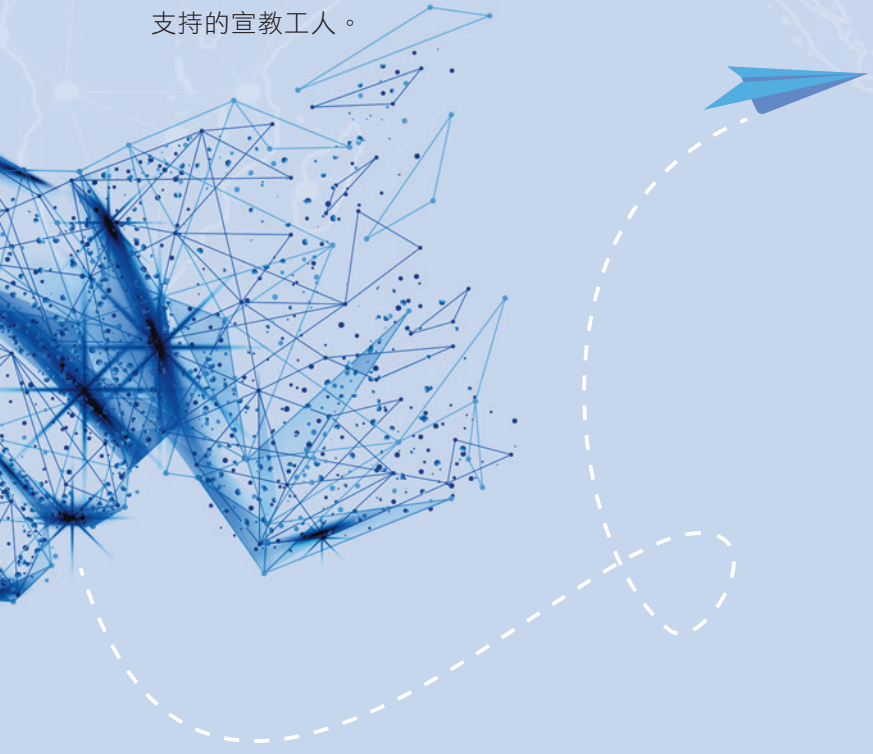


另一個新方向是與印度差傳運動合作服事東亞萬民。使團已與印度宣教團隊合作超過五十年，例如印度福音差會就是我們的長期合作夥伴。最近我們與印度東北區的福音派浸信會合作，差派印度一個年輕的家庭前往泰國中部植堂。

2023年初我們拜訪了印度東北區的那加蘭邦。它被視為基督教省份，該區人口超過八成是基督徒。據報告指出，那加蘭邦有世界最大的浸信會基督徒社群，擁有1708間教會。

在當地領袖協助下，我們又拜訪了八間不同宗派的教會，尋求合作機會。我們發現許多教會已有穩固的宣教活動，很多會眾已完成聖經及神學的學位或訓練，只是缺乏服事的機會。他們已預備了大批人手，只是沒有財力差派弟兄姐妹加入像使團這類的機構。許多教會說支持宣教士加入國際機構的費用比他們聘請主任牧師的薪資還高，因此大家很難接受這樣的差派模式。

有甚麼方法能讓全球教會參與像印度這樣的宣教運動呢？他們有人可以蒙差遣，卻沒有足夠財源來支應宣教機構的財務要求。新地平線團隊設立了一個項目基金來資助這些同工的語言和文化訓練。一些新興的宣教運動在差派宣教士時往往忽視語言及文化訓練，因為訓練費用非常高。我們為提供專款的人感謝神，這筆專款及時幫助了需要財務支持的宣教工人。



攜手面對挑戰

宣教動員與宣教訓練是我們協助印度東北區宣教運動的另一個方式。去年八月，台灣工場差派一名OMF動員同工到印度東北區教導與培訓宣教動員課程。七月，恰克桑浸信會的幾位牧師拜訪了泰國使團，並詢問如何能與使團合作。

九月，透過他人的幫助，那加蘭邦四個不同教會的領袖們到泰國參加使團舉辦的101動員訓練。其中一位宗派領袖談到支持宣教士加入使團得面對的財務挑戰，我告訴他：「如果該宗派的每間教會每月都能資助一百美元，他們就能支持一個家庭去宣教。」



過去我們一直為印度東北區的一對夫妻代禱，他們為著能進到柬埔寨服事已等待超過五年的時間。印度福音差會（使團的合作夥伴）希望能差派穆瑞家成為第一個長期與使團共同服事的宣教家庭。但面臨的挑戰很多，除了高額花費之外，從印度國內到國外的匯款也受到嚴格限制。上帝似乎要我們在這段合作歷程中學習耐心與毅力；偶爾我們也會想放棄，但上帝一直在教導我們團隊該如何與夥伴同行。等待上帝安排的同時，穆瑞一家人繼續在印度東北最少被觸及的地區植堂，並相信上帝有最完美的時間表。

感謝主讓我們有機會看見祂如何興起及呼召世界各地的教會來服事東亞萬民。儘管充滿挑戰，但收割之主有權柄打發工人，這是何等美好的應許！我們會持續禱告求上帝成就祂的大事，同時也忠心持守祂交給新地平線團隊的任務，期盼熱切禱告的聲音持續湧流，並看見更多專業同工服事東亞萬民。

艾蔚娜
Verónica López Arévalo
2020年加入使團
拉丁美洲新地平線動員義工



智利碎餡餅
Chilean Calzones Rotos

想像一下你在瓦爾帕萊索中央山谷參加當地教會的主日崇拜，或者你正與母親一同參與婦女事工的會議。你聞到甜酥派的香味陣陣飄來，你已經迫不及待結束會議並嚐嚐這些碎餡餅。這就是我從小到大的寫照！

每次只要有哪個阿姨或某人的奶奶帶來這道酥炸的甜點，我就會非常興奮。也許是因為這道食譜的簡易性，或者是其有趣的名字，在教會聚會結束時總能看到這道茶點。

因此當我2019年在菲律賓短宣，應邀在當地教會分享智利文化時，我就下定決心：「這會是給弟兄姊妹的完美點心。」

而我想得沒錯！

待在菲律賓的最後一個星期日，我做了一些碎酥餅在主日後分享，就像在母國智利一樣。

我必須說，我真的非常緊張，因為是我第一次做這道美味的酥餅，幸好結果沒讓我失望。這是結束我在菲律賓生活最甜蜜的方式，大家都跟我一樣很享受這道甜點！

也許你已經開始好奇這種碎餡餅名字背後真正的意義是什麼。我挑戰你可以自己上網搜尋看看並好好地笑一笑！（好吧，還是破梗好了，原文字面意思是被撕裂的內褲！）不瞞你說，我第二次做這道餡餅是為了寫這篇文章，而根據我家人品嚐的結果：一致好評！瞧瞧食譜，一點也不困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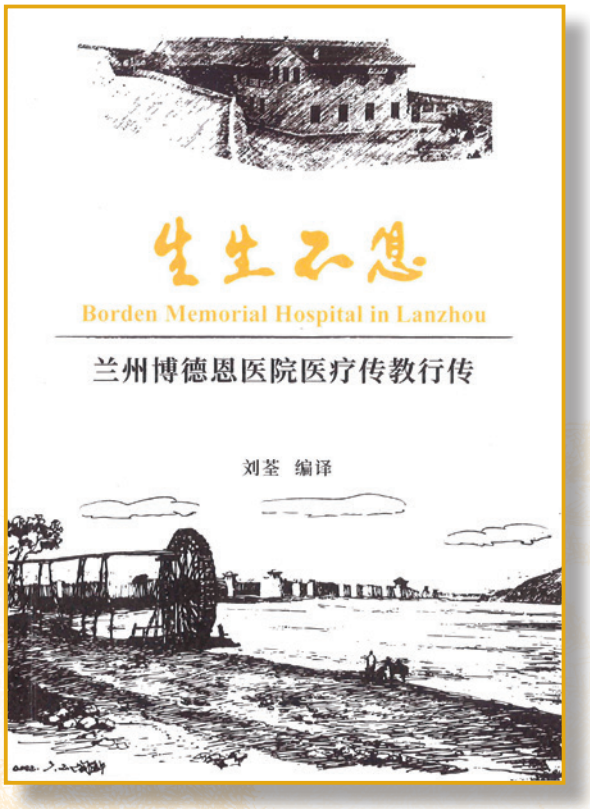
30個碎餡餅需用的材料：

4杯中筋麵粉
1/2杯牛奶
70克奶油
2顆雞蛋
3/4杯糖
一大匙泡打粉（baking powder）
鹽少許
半顆檸檬皮屑
煎炸用油

作法

- 在碗裡將泡打粉與麵粉一起過篩，加入糖，鹽，檸檬皮屑，融化的奶油，蛋和牛奶。
- 攪拌至形成勻稱光滑的麵團。
- 在案板上用擀麵棍把麵團擀平，厚度約在3～5mm間。
- 將麵團切成大約10X4cm的條狀
- 然後用刀從中心切開，將一個角穿入剛剛切開的縫中，輕輕拉伸以定型。
- 用熱油兩面各炸三秒鐘直至金黃。在表面撒上一些糖粉就可以食用。配上一杯熱茶，真是好的無比！

書窗



生生不息

除病人外誰會光顧醫院？黃河北岸的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卻是許多健全人士的「聖地」，訪客來自天南地北，佇足凝思，流連忘返，這是為甚麼？

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原名博德恩醫院，是中國西北第一所西醫院，創建於1914年，是25歲美國青年博德恩未竟心願的拓展。她飽經戰亂，歷盡饑饉瘟疫，在天災人禍的苦海亡靈中，「走出去，傳福音，醫疾患」，纏裹傷體毫不保留，搶救靈魂毫不退縮，在槍林彈雨、誤解屈辱中把握時機毫不遺憾。《生生不息》將第一手史料彙集編譯，道出了其鮮為人知的滄桑故事。字裡行間讀者會結識一個個真人，重溫鮮活的生命瞬間。福祉得到量化，感激找到源頭，效法有了物件，或許還有屬於你的驚喜。